



# 鸟的河流

□ 洪忠佩



比翼双飞  
胡红平摄

大地回春，随着天气与气温的变化，两山夹峙的星江河容易飘起晨雾。雾的锁住与散开，变幻莫测。河流、洲滩、树林、山峦，一经白茫茫的雾气蒸腾渲染，似乎多了一层缭绕的神秘。如果不是潺潺的流水，还有此起彼伏的鸟鸣，我怀疑此刻的时间是凝滞的。

梅林、坑口、石枧、渡头，甚至鹤坑、渡头、湖村，都是我行走石枧、渡头一带不同的路径。乐此不疲地沿着星江河下游走，我主要是去寻访到这片水域越冬的“贵宾”——中华秋沙鸭。秋沙鸭以“中华”冠名，显然是中国独有的鸟种。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中华秋沙鸭，能够有20多只从长白山一带飞到石枧、渡头越冬，是婺源山水的荣光与婺源人的福气。

这，也是我见到中华秋沙鸭最大的群落。它们到石枧、渡头做客的时间是有规律的——从年头的10月底，一直住到次年的4月初。也就是说，长白山与婺源，都是中华秋沙鸭的家。它们在蓝天的迁徙飞翔，想必有一条未曾相识的“河流”。

三年前的一个冬日，我借助“鸟友”相机的“炮筒”，还有双筒望远镜，才看清河面上中华秋沙鸭的身影：雄鸟长有红嘴、黑色冠羽，头和背的羽毛也是黑色的，只有覆羽成白色，雌鸟“穿戴”却异常朴素，羽毛以灰褐色为主，覆羽和下体才出现白色的斑纹。那天的“亲鸟”过程并不顺利，开始乘船过河就遭遇小雨，好不容易到对岸村民搭建的掩体“埋伏”下来，雨点又密集了。雨和风，好比是一对调皮的孪生兄弟，携起手来特别合拍。飘忽的斜风斜雨，把我们的裤脚都打湿了。好在不一会儿，风止雨停，天边现出了一抹光亮。我们循着水流的波纹，逐渐看清了中华秋沙鸭或凫游或潜水的身姿。一只只争先恐后、轮番在水面展翅抖落水珠的样子，器宇轩昂，特别洒脱。

宽阔的河流，清澈见底的浅水滩，沿岸裸露的岩石，以及山上常绿的阔叶林，都是中华秋沙鸭偏爱的

生活环境。有了隐蔽、清静的环境，它们更多垂涎的是浅水滩的鱼虾。想必带齿的喙，是中华秋沙鸭捕食的“利器”，鱼虾一旦进了嘴，就失去了逃脱的可能。它们捕到鱼后，先是衔出水面，然后才仰头吞食。那神情，极具美感。

看样子，中华秋沙鸭非常享受捕食的过程。那天返程，已近黄昏，我们还是觉得意犹未尽。想必亲近山水的最好方式，莫过于观鸟了。

从渡头、石枧、坑口往上游走，即是饶河源湿地保护区。我在不同季节看到绿头鸭、鸳鸯、鬼水鸡的身影，以及白鹭与世无争的样子。是它们，给一条河流带来了四季的明亮与欢快。

2023年1月中旬的一天，在婺源越冬水鸟同步调查的现场，专业的“亲鸟”人士谢凯跟我聊起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般情况下，水鸟喙与小腿的长度是相同的，这样的身体比例主要是便于站在浅水中捕食。我还没有如此亲密地接触中华秋沙鸭，那它是否属于此类水鸟呢？

观鸟的次数多了，对星江河下游这片水域的了解和印象都在逐步加深。位于星江河下游的石枧，以“滩长水浅、礁石毕露”得名，水流湍急，俗称“老虎滩”，而渡头却是旧时婺（源）乐（平）水路运输的渡口。河面上没有了舟楫往来与放篙的情景，却吸引了中华秋沙鸭、鸳鸯、斑嘴鸭、白鹇、白颈长尾雉、松雀鹰、普通翠鸟、山斑鸠、短尾鸦雀、凤头鹰、黑领噪鹛、红头穗鹛、画眉、红嘴相思鸟、红嘴蓝鹊、夜鹭、白鹭等60多种鸟类在河流和两岸繁衍生息，成为婺源森林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文公山片区的一分子。其实，在文公山片区之外，婺源还设立了大鄣山、鸳鸯湖片区，等于是最大限度腾出空间，给鸟类和其他动物繁衍生息提供一个和谐共生的家园。一年四季，婺源自然保护区内的蓝冠噪鹛、白腿小隼、中华秋沙鸭、鸳鸯、白鹇等等，吸引着天南地北观鸟拍鸟的“亲鸟”人士。

的确，一方山水给村庄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生态红利。石枧的村民自发成立了“观鸟理事会”和“观鸟合作社”，村民入股率达到98%。村里也随之诞生了一个新型职业——鸟导。大俞是村里最早从事“鸟导”的，他熟知中华秋沙鸭在当地的生活习性和迁徙规律。然而，他却记不清自己曾给多少拍鸟的摄影家，以及研究鸟类的专业人士做过向导了。对于村庄发展观鸟经济，以及“鸟导”的评判标准，婺源森林鸟类保护中心高级工程师杨军有着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在不影响鸟类繁衍生息的前提下，村庄发展观鸟经济，村民给观鸟拍鸟的人做向导，提供交通、餐饮等服务，都是值得倡导的事。想想，总面积为12900公顷的婺源森林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又蕴藏着怎样的发展潜力呢？

我发现，生性机警的中华秋沙鸭，对周围的声音特别敏感。它们虽然胆小，但也会结交朋友。红平兄称得上是拍鸟圈内的“鸟迷”，他起早贪黑，拍到了中华秋沙鸭与鸳鸯同框嬉戏的画面。在村民搭建的掩体里，我有幸见识了中华秋沙鸭潜水、飞行的绝技，它们不仅能够一个猛子扎下水面，在十几米外露出身体，还能够在水面上轻盈展翅，向着天空飞翔。出水入水，瞬间完成。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潜水高手”，却在高高的树洞里筑巢。

一只鸟的飞行旅程，不断引发乡村生态建设的新形态。婺源的青山碧水，是对中华秋沙鸭等珍稀鸟类最好的邀约。观鸟催生的民宿，隐于婺源乡村粉墙黛瓦的民居之中。婺源森林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域内设立的7个自然教育“羽”学校已经开课……开启观鸟之旅，发现自然之美，既是理念，也是共识。对于我，还有无数走进婺源的观鸟爱好者而言，每一次仿佛都是受到鸟的召唤。

沿着星江河走，我发现这是一条属于鸟的河流，鸟儿们的灵动与啼鸣，唤醒展现的是一条河流的欢快与丰盈，以及丰盈滋养的大地。

## 赣地风采

# 水口周的祠堂

□ 朝颜

天空湛蓝，轻盈游弋的云朵之下，耸立着一座形貌庄重的祠堂。上中下三厅的错落设计，青砖外墙，大红立柱，门楣上雕刻有流云飞龙等精美图案。“爱莲遗徽”四个鎏金大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一位名人。

果然不出所料，建造这座祠堂的，正是写下散文名篇《爱莲说》的宋代理学家周敦颐之后裔。祠堂里，还挂着周敦颐的画像呢。祠堂所在地水口周村，位于江西省共青城市苏家垱乡，村子里的居民，除少量张姓姓外，全都是同宗同族的周姓人氏。有意思的是，最早定居在此的却是人口最少的张姓人家。周氏一脉早期由寡母携幼子改嫁张家迁徙至此，后来却繁衍成村里的头号大姓。

中国的祠堂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其精神内核无不外乎宗亲血缘。不然，祠堂何以又称家庙呢？人们在祠堂里追思先祖，办理婚、丧、寿、喜等大事，也商议宗族的其他重要事务。千百年来，祠堂维系着传统的亲缘关系，也对维护乡风民俗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眼前的祠堂，是2018年10月重建的，似乎和印象中大多数形态古朴的祠堂有些不同。除了面积近500平方米的祖堂，还建有近两千平方米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其间，百姓大舞台、体育场、儿童乐园、爱心食堂，各尽其用。

显然，水口周村的祠堂被赋予了更多的现代功能。走进祠堂，我看见村民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有看电视的，有喝茶闲聊的，有捉对下棋的，悠然自在，其乐融融。我又走出祠堂，站在阔大的广场上环顾四周，见村庄各处屋舍干净整洁，门前院后花草芬芳，灰黑的水泥路横平竖直地通向每家每户。一棵棵樟树枝繁叶茂地向着四面空间伸展。美好的环境，闲适的生活，竟让我生出许多羡慕来。

啧啧称赞之时，迎面走来村民周远芳，眉目间笑容可掬，他说：“我们村现在可干净整洁了，每日早起推开门，心情都特别好。”要知道，曾经的水口周村，可不是这番模样。村民周晓龙告诉我：“以前前前后后都是乱堆乱放，随处可见禽畜粪便，脏兮兮的。路也是烂的，出门到处是泥土，遇到下雨天没法走。”是的，这样的状况，曾经是大多数中国乡村的真实写照。

祠堂，是一个村庄的心脏，紧攥着几百号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村民理事会牵头整治村庄环境，便是在这祠堂里开的大会。村子里，周姓一脉打断骨头连着筋，张姓谢姓也多是亲连着亲的关系，很多公益的事，一说就通。吃够了脏乱差的苦头，他们早就盼着像城里人那样，生活在干净舒适的环境里。

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村民们是下了大决心改水改厕改沟改路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推动起来就快了。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他们拆除了村里一些乱搭乱建的猪栏、旱厕，清走了陈年垃圾，还对村庄进行了绿化，打造了一批休闲景观。通往乡里的道路拓宽了，路边还安装了路灯，晚上亮堂堂的。整治之后，人们都觉得，简直是换了一个新天地呢。

行走在这样的新天地里，看青砖、灰瓦，赏绿树、繁花，听人声、鸟语，身边几只中华田园犬憨憨地吐着舌头，一缕乡愁便不由得萦绕上心头。

我走到祠堂大门外的一侧，见案几上已摆出诸多当地特色美食：黄桃、粽子、糍粑、馓子……挨个品尝，各有各的滋味。黄桃甜得仿佛蘸过蜜，他们说是在苏家垱乡黄桃种植基地里长的。这么甜美的桃子，想必也关联着一些人甜美的小日子吧。他们还说，要是赶上民俗文化节，祠堂里还举行包粽子比赛呢，村民们在这里学做香囊，听家风家训故事，热热闹闹，收获满满。

早年，周氏先人留下祖训：耕读为本、勤劳俭朴、奉公守法……一条条，都写在祠堂里。走进祠堂的人，时不时读一遍，潜移默化就生长在脑子里了。

勤劳是水口周人生存的根本，也是他们致富的源泉。自明清时期起，水口周村的商业就颇为繁荣。村庄有水运码头，水路运输日夜繁忙不息。周氏有做胰子（肥皂）生意的，有开典当行的，有经营猪肉铺的……现在，祖上浓厚的经商风气传承了下来，村民中经商家依然不少，各行各业的皆有，有办电子厂的，有开房产公司的，有承接建筑装饰工程的，还有做泥工、木工、油漆工的。居家的人则多在本村从事加工和服务业，既照顾了家庭，又增加了收入。值得一提的是，村里还有两位种植大户，侍弄着上百亩水稻，可谓将祖训里那个“耕”字践行成了一生的理想。

村庄之兴旺，离不开良好的家风民风。世道人心，尽在这家训的传承里了。生意和产业红火之余，便有热心公益者辈出。如今，一代代周姓后人士农工商，薪传继火，水口周已是一个现代化的美好家园。周敦颐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之理想，在这里画出了生动的现实图景。

祠堂大门的正对面，是一个大戏台。红的地毯，黑的帘幕，甚是富丽。戏台两边，镌刻一副对联：“沐天恩风调雨顺好戏连年好，蒙国策人寿年丰春光无限处处春。”我来的时候，舞台上正开演一出精彩的西河戏。台上的演员啾啾呀呀地唱，台下的村民如痴如醉地听。

我择了一条凳子，悄悄地坐了过去。这是西河戏的经典剧目《陶母戒子》，讲的是陶侃在母亲的教诲下，如何热情待人、为国家效力的故事。夹杂着方言的唱腔我不能全懂，幸而有电子屏幕一句句亮出唱词。其间渗透着诸如勤俭节约、惜时如金、廉洁自律等教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提倡的“莲文化”，在演员的深情演绎下显得自然而然。

我惊异的是，在电子产品早已普及的现代社会，水口周的村民们对传统戏曲还有这般热情。与我一同坐在凳子上的男女老幼，尽管沉浸于戏文，有的人还随着剧情摇头晃脑，双唇翕动，似有唱腔就要冲口而出。

良久，我从戏台前起身，穿过偌大的广场，遇见两个标准的篮球架，经过一面廉洁文化绘墙。此时已是傍晚，有孩童放学回家，蝴蝶一般扑进了祠堂里的农家书屋。从物质到精神，现代文明浸润在水口周村的角角落落。底蕴深厚的家学渊源，恰逢其时的乡村振兴之策，如春风化雨，滋养众生。一个大祠堂，连接着一个村庄的幸福生活，岂不美哉？

## 心香一瓣

# 那一罐菊芋干

□ 旷胡兰

母亲从橱柜里端出一个褐色瓦罐，轻轻放在桌上，又拿出一把勺子和一只宽口大碗。然后，慢慢打开用纸和塑料薄膜层层密封的瓦罐盖子，一勺一勺取出其中的干菜，放入碗中。待装满一碗，母亲又小心地一层一层按原样将瓦罐严实封好，放回橱柜中，像保管某样极其珍贵的宝物。

我惊喜地发现，这一次母亲将为我们炒的路菜，不是往常的酸菜，而是菊芋干。那时，我们家的人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菊芋。大家似乎是想当然的，将这种形状像天麻的植物地下茎块叫野天麻，有时连“野”字也省掉，直接称天麻。因为真正的天麻是一味名贵中药材，所以，在大家的心目中，这野天麻自然就是一种上好的菜品。

村里几乎家家都种了这样的一片“天麻”。这种东西贱得很，一年种上年年长。它耐寒又耐旱，且不怕虫害，施肥也是可以省略的。每到深秋时节，它的叶和茎干枯了，我们便拿来锄头和竹篮，开始收获。一锄、两锄……当它的根全部露出地面的时候，那一窝白白嫩嫩的圆形、长圆形或梅花状的块茎便让我们欢呼雀跃。一颗一颗掏出来，竹篮一下子便装满了，满心欢喜提回家。大多情况下，我们用鲜菊芋做菜。挑几个又圆又大的，洗净，切片，在锅里放入油、盐、少许辣椒，便可以炒出一盘粉糯嫩嫩的时鲜菜肴。趁着秋高气爽，阳光热烈，大家也整篮整篮提到小河小溪边，洗净泥，晾干，切成片，在太阳底下晒几天。至七八成干的时候，放入蒸笼蒸上一两个小时，再放到太阳底下晾晒。这样晒过的熟菊芋，更添了一些韧性，香甜软嫩。我们常常趁父母不注意，往口袋里装上一把，当零食嚼。所以，晒草上的菊芋干数量越来越少。母亲心知肚明，也不说什么。晒至八九成干，用瓦罐严实封好，密封。有客人来时，取出一些，加入一些佐料或少许肉，炒上一盘，那香、甜、鲜、韧，便氤氲在餐桌上和我们的唇齿间。

我在离家十多里外的一所初中寄宿，每周回家一趟。三哥在一所离家二十多里的高中学习，同样每周回家一次。没有班车线，也没有自行车，熟悉而遥远的路，我们用双脚丈量了一遍又一遍。每次，我们都是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带上一周的大米和干菜返回学校。那时候我们是舍不得在学校食堂买菜的，家里每次会准备一周的菜，我们叫路菜。

每当周日，吃过午饭，我们陆续收拾书本文具，用袋子装好大米。母亲开始为我们准备路菜。其实，我们的路菜是要提前几个月甚至一年谋划好的。每年秋天，母亲在家中最大的菜园子

里，种上一大片大头青菜。大头青菜是做酸菜最好的原料，易种，收成也好。第二年春天，几场春雨雨下过，青菜叶长得宽大、肥嫩。天气晴好的日子，一棵一棵剥下它们的叶片，洗净，晾晒在长长的竹篱上。晒至叶子蔫了，就将它们细细切碎，再使劲揉搓。直到青菜散发出极其辛辣刺激的气味，熏得眼睛直流泪，才算火候到了。然后，装入坛中。姐姐用木棍使劲压实，再将一把事先洗净晒干的稻草封在坛口。这样，一坛一坛装满了，放好稻草，再将坛子翻转过来，倒立着放在家中院子的指定位置，并在下方垫上一层厚厚的用作透气和吸附水分的草木灰。十几二十天后，酸菜发酵完成，将它们倒出晾晒干透，再重新装入干净的坛中。

每一年，我家里要制作好几坛酸菜。一是我家人多，更主要的是，我和哥每周各带一罐路菜去学校，酸菜是主角。在我们正是长身体、需要营养的青少年时期，我们朝腹中塞进去的，除了一碗一碗的米饭，大多是一罐一罐的酸菜。记得那几年，我只在学校食堂打过一次五分钱一份的水煮黄豆。有一个周末，母亲递给我一元钱，嘱咐我去食堂打点菜吃。一周后，我原封不动将一元钱还给母亲。我知道家里的困难。我时常感慨，我是何其幸运，贫困的年代，贫困的农家，兄妹众多，父母却倾其所能，无怨无悔，供我们读书。在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时代，我和哥哥顺利考学，成功走出山门，在不同的城市，经营着属于自己的人生。

菊芋好吃，营养也更丰富，但它们毕竟不像青菜那样产量高、易储存，所以，家里每年晒制的菊芋干数量也就有限。对我来说，能够用它们做路菜，简直就是奢侈。

母亲来到灶台边，准备炒菜了，她吩咐我在灶台下烧火。火烧起来了，母亲朝锅中倒入少许油，油热后放入一些干辣椒，翻炒几下。然后，将菊芋干倒入锅中翻炒，盖上锅盖焖一会儿，再翻炒几下，菜便炒好了。小心用碗盛好，放在饭桌上，让它慢慢变凉，再装入早已洗净晾干的玻璃罐中。路菜装好，我们便启程，踏上通往学校的曲曲折折的山路。

我一直记着菊芋的粉、菊芋的甜、菊芋的韧。离开家乡后，每当见到餐桌上的菊芋，我一定要美美吃上一回。去菜市场买菜，若遇见，也必会挑选一些买回家。我还从老家的地中挖了几个，带到城市的家中，寻一块小小的泥土，热切地种下。看它们发芽、长叶，开出金黄的花朵，至深秋挖出几个同样鲜嫩雪白的菊芋，我的心便似乎回到了家乡的安宁，回归到了心无旁骛奋力前行的青春。

## 怡情诗笺

春天的午后，有一些风  
向东或者向西，游荡  
不是在宣示主权  
而是在俯视人间  
草长与莺飞  
是多么奢侈的场景  
云朵在风里漫步  
孩子们只做一件事  
用力将自己扔给大地

给我一丝丝线  
我便是盏风筝  
只飞在看得见树的地方  
对那些热闹和欢呼  
我始终保持警惕  
只要有蓝天罩着  
风一定会过来吻我

给我一把种子  
我便是位农夫  
赤脚走在田埂上  
泥土里有我的倒影  
当禾苗遇见犁把  
我的步伐开始凌乱  
但田野深处没有抒情  
勤劳是唯一的庄稼

给我一缕阳光  
我便不计成本地活着  
偶尔关心一下迎春花  
又一枝一枝地嫁给流水  
或者致敬一株狗尾草  
并为它落泪许久  
小蜜蜂招呼着蝴蝶  
喋喋不休地  
教我认识所有明媚的色彩  
我不纠结三色堇的智慧  
只以坦白的方式沐浴落日

岁月如歌，春天如歌  
一切都在降临  
我看见阳光落在时光里  
阳光落在我脸上  
我的身体日渐辽阔  
时光举起发酵的表情

# 在春天的怀抱里发酵

□ 李晃



第 2258 期

邮箱: cuilan1972@sina.com  
电话: 0791-86849202